

王锋
著

天窗的
随笔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天窗的随笔

王锋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窗的随笔 / 王锋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7

ISBN 978-7-108-06045-7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7143 号

责任编辑 王秦伟 成 华

内封题字 萧 风

封面设计 米 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3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王锋 笔名雪狼，武警政治学院院长，少将警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六部：《醉逸》《雪狼》《冷梅》《剑舞秋月》《笔墨兵心》《铁血红韵》，并在《诗刊》《诗歌月刊》《解放军文艺》《海外文摘》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武警报》等报刊发表诗作 300 多篇，多次获奖。



天真的随筆

葉凡題

当军旅诗人邂逅海派文化

马尚龙

王锋将军的第七部诗集《天窗的随笔》出版了。出版前，王锋将军嘱我写序，我先是推辞，因为我自知很难精准把握军人的气息和气场。但一直以来，我对王锋将军的军旅诗作都充满敬意，尤其是，这是他到上海工作后的第二部诗集，我也很想知悉一个北方籍军人对上海的“诗情话意”。于是，我答应了。

在进入王锋的诗作时，我想到了和他的初次相识。

第一次见到王锋，他身着便装，非常低调和随意，未待介绍，便看出了王锋眉宇间的军人气度，十分明显，豪迈的、坚定的，但是在豪迈和坚定中，分明闪烁着儒雅和睿智的底蕴。

后来又见到了一身戎装的王锋，他微笑，微笑都有着军人的棱角。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武警政治学院院长和少将警衔身份，但在他军人式的豪迈神情中，我仍旧发现了几乎不露痕迹的诗人气质。

于是我开始猜想王锋。一个将军的豪迈，是如何切换到诗人的多愁善感？一个诗人的不羁，是如何植入在常人看来平淡甚至枯燥的军营生涯？军人是严谨的，诗人是率性的。身为军人，偶尔写写文章已经难得，至于写诗，而且还写到了风格鲜明、意境浮现，其中一定有与众不同的缘由。而我更想知道的是，王锋为什么能够兼具将军与诗人两种身份。

某一天倒是应了“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我从王锋的诗外进入了王锋的诗里。

我应邀去武警政治学院去做一个演讲，谈谈上海和海派文化。在我进入会场前，学院官兵已经陆续进场。

差不多还有一刻钟的时候，突然有位军人到了台上，一个军礼，旋即指挥着自己的方阵唱起了部队歌曲；这一个方阵歌声刚落，又有一位军人奔到台上，指挥着另一个方阵唱歌；而后又有第三个方阵第四个方阵……军人的合唱未必是最有水平的，却一定是最有气势最有自己风格的！最后一个方阵唱罢，时间不多不少，恰是开讲的时刻。如若不是身临其境，根本无法感受到部队纪律之谨严，气氛之热烈，歌声之青春，气势之雄浑！而一旦感受到时，我都情不自禁有作诗的冲动。直至讲座结束，官兵们列队回营房，仍旧是军人风范，我目送他们，像是在看大阅兵一样。

在会场里，身为将军的王锋就坐在其中一个方阵里。倏忽间，我想到，37年前王锋入伍的时候，也就是某个方阵的新兵，而后是某个方阵的领唱，再后是某个连某个团的领衔……37年的军队文化浸染，才是王锋诗歌的

灵魂。我没有问王锋是否在 37 年前入伍时就写过诗，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就在那一刻在心里写下了第一首诗。他的诗龄和他的军龄同样地悠长而骄傲，他的诗歌和他的军队生活交融在一起难分彼此。

王锋的军旅足迹行至哪里，他的诗歌豪情挥洒到哪里；王锋的生活印记印在哪里，他的诗歌才情渗透到哪里。

“摸摸从当兵那天起/就没放下过的枪/像父亲的锄头/挺立在我肩窝”“三十七载/剑舞秋月冷/三十七载/笔墨兵心醉/三十七载/铁血红韵稠”。读着这样的诗句，我品味出了唐朝边塞诗“醉卧沙场”的悲壮气概和浪漫。没有到过边塞，写不出边塞诗的意境；同样，如若不是在军队几十个春秋，也无以体验剑舞秋月的清冷、无以享受笔墨兵心的沉醉、无以浸染铁血红韵的稠密。我只是在武警政治学院会场里短短的几小时，已经有了情不自

已的感受，更何况王锋几十年军旅生涯的日积月累，而且他从来都是一个满怀诗意的人。军旅生涯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枯燥乏味恰恰是诗兴大发的玄妙时机，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足以幻化为诗的意境……

诗意是需要情怀的。王锋的情怀是什么？是雪狼的情怀。雪狼是王锋的一个笔名，也是他军旅诗意的情怀。“战袍披‘醉逸’/冷梅御寒冬/雪狼啸天/花弄影”。我曾多次观察纪录片中雪狼的足迹，做一头雪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雪无痕，没有任何充饥食物，唯有啸天的自己，却仍要坚守到冬去春来花弄影。这也是军旅生涯的象征。不得不说，诗人的情怀和军旅生涯在王锋的诗中具有极高的重合度。不是每一个军人都会写诗，但是假如满怀诗情的人经历着军旅生涯而不写诗，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辜负。

有军旅生涯，有诗人情怀，或许就可以写诗，但对王锋来说，还缺少一个要素。“酒深似海/从远古流淌到今世/有多少雅人俗士/一路醉过”。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诗人，没有酒就没有诗。李白“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的意境，也正是每一个诗人追求的妙境。不仅杯中有诗，诗兴需要酒作为助推火箭，而且诗中有酒，诗中的酒堪称世界上最美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意境，王锋一定是沉醉其中的，因为在他的诗中，酒几乎贯穿始终：“光明正大地醉/醉得正大光明”。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喝酒才是文化，因为酒，人的才情被点燃、绽放、升华。我认为，王锋的诗作尤其是军旅诗作，因为有了酒的推波助澜，才与众不同。

从边塞到情怀到酒意，我估摸我猜想到了王锋，至少猜到了大半，但是有一个情结，是我没有猜到的，那

就是王锋的江南梅雨情结。大凡在江南生活的人，都是比较烦梅雨的，潮湿、闷热、滑腻、晴雨无常……但是对于初来上海的王锋来说，梅雨简直就是一个美人，一个很作的上海女人。无论黄梅天怎么不爽，在王锋的眼里，竟都是美意翩翩：“一群江南织女/相约在仲夏时节/于大地上刺绣/挑雨为针/拈香走线/密密地缝制着/梅子的霓裳嫁衣”。我一直在猜想豪放的王锋、雪狼的王锋、将军的王锋，为什么对缠绵的梅雨怜香惜玉？想来，王锋作为诗人，必定多情；久居北方初来上海，邂逅梅雨，诗人的热情生发出对梅雨独特的好感，把她看作江南织女。诗人总是会有标签的，对梅雨的情有独钟，肯定不是王锋最重要的标签，甚至王锋就没有想过要将梅雨作为标签，或许梅雨只是他很率性很随意的诗作，但是梅雨独爱王锋。

其实在不经意间，王锋已经融入了海派文化，并且

在诗作里流泻出了海派文化的意韵。海派文化是有个性的文化，它的个性既在于海纳百川，也在于百川纳于海派之后生发出新的美感。与其说，王锋是在对梅雨这一江南特有的自然现象叹喟，不如说，诗人的灵感，通过梅雨，突然就与海派文化一见钟情。王锋对梅雨的感慨，更多是在隐喻上海的天地、上海的韵律、上海的情怀。而这海派文化的天地、韵律、情怀，也可以凝结为上海之爱。

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定是爱。并且爱得细腻，爱得奔放，爱得有意境。我在王锋将军这本诗集中找出几组佳句，作为我猜想王锋的最后一组论证：“亭台飞叶仍在等/一个垂暮老者/钓起的夕阳霓虹/那一天/老人没再来”“昨天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才感觉/脐带那端/仍连着母亲的命”“听到耕牛的一声长哞/黄土下打盹的父亲/也醒了”……

我看到王锋将军举起右手，正神情庄严地行军礼。

(马尚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总监。)

有一种诗意叫剑胆琴心

何 菲

剑胆琴心是我对王锋诗歌的直觉。他的诗有家国情怀，这无疑与他军中儒将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他尤擅与美独处，在诗心诗境里，他是个不戴面具的人。这使得他的文字有种无法言喻的、直觉性的美感，闻弦歌而知雅意，似乎能让人看到自己生命在对方境遇里的投影。

简而言之，他的诗很有气息。

很难形容这种气息是什么，它是气场、气质加气氛，又不尽然。它是交织着远古之风和足够现代性的某种诗意、缥缈和轻扬，是亲和力与压迫力角力产生的摩擦能源。像冰遇到了火，外观沉静，却总能让人莫名感到某种流动和摆荡，存在感十足。

大数据时代，有人依据包括王锋新作《铁血红韵》在内的六本诗集，总结出他的五大关键意象：剑、雪、梅、醉、墨。而我新近又发现了三个：梅雨、江湖、烟。驻京三十年，履职上海五百天，不经意间，王锋的审美密码已悄然调了排序，更加冷冽奥秘，浩瀚迷离。

王锋，笔名雪狼，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获武警部队文艺创作一等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些诗，既是他日常所见，亦是内心碎念，作为历练的残骸，保留在了岁月的底部。

我时常感到王锋有心灵喷涌的需要，这种喷涌是自然、优雅和有所节制的，如若阻塞则会焦虑。这迥异于通常文人所特有的“愁”，而具有某种“忧”。忧的并非具体琐碎，而是民族与个体的前景和定位，那是一种深层存在之苦，心灵之苦和诗情匮乏之苦。他企盼寻找的，是人们最开始拥有的，支撑他站在灵魂的层面鸟瞰生活，

在诗意的沃土中回望与捡拾生命本质的东西。

工作性质所限，他的履痕仅限于国内。可诗心与所到之处远近无涉。他的诗句犹如胶片，精准捕捉瞬间悸动。他写裸心谷：裸心/脱去什么方可归真；他写爱情：原以为天涯太远/才知咫尺相见亦难……他的诗总有足够的开放性。当然，站在岁月的高地，这些诗句必然会随着思想的演进不断被他修改编辑，部分回忆必定被偷换，然而，偷换何尝不是另一番幸运呢？

在我看来，王锋天生具有玩转文字拿捏心境的能力，高度可辨识的风格，甚至还有跟命运暗自沟通的法道。他听得懂并善于使用某种暗语，也有着斑驳纷纭的欲望和红尘行走的情怀。剥开光怪陆离的生活表层，终将复杂难言的内心历程和自我化解的进程精进为文字的舍利子。

在大都会，有一部分人更善于在流水生活中表达隐忍的惆怅和长久坚持着的含泪的微笑，他们是王锋们。